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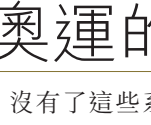
李漢源

源於奧運

成就奧運的齒輪

巴黎奧運圓滿結束，幕後用了多少人力物力籌備呢？奧運健兒可能苦練十年才能爭取到奧運入場券，奧運製作公司(OBS)又花了多少時間去計劃製作呢？人力方面，由最初30多名工作人員，到奧運正式比賽時超過5,000名電視製作人員參與，才可以把比賽精彩片段送到全世界觀眾眼前，除製作外還有林林總總的工作，只計志願者義工已經有45,000人。可想而知舉辦奧運、亞運、全運等大型綜合運動會，所需資源是何其龐大，巴黎奧運估計成本要87億美元，上屆東京奧運支出更高達140億美元，當然奧運、全運的投入會相對較小，但籌辦程序亦是大同小異，只是每個環節可能規模較小而已。

回憶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入電視製作行業時，直播一場足球賽前，我們要找美術部幫手在一張黑色卡上寫賽事名稱如：「南華對精工」，又會在黑卡上寫好1比0、1比1、2比0等所有分數組合，為的就是把這些黑卡疊上電視畫面的字幕，賽分有變便即時換上對應黑卡讓觀眾知道；時至今今天大家睇奧運，一切數據全由電腦負責，如香港選手何詩蓓一觸池邊，成績、特區區旗、名字馬上能在電視畫面上出現，能得知她第4名0.14秒而奪得銅牌，種種資訊一清二楚，全靠一班IT工程人員不停研發才可讓資訊傳遞得更快更多，與八十年代初用文件紙張等去記錄運動員資料背景相比真是偉大躍進，現今世代如果



方芳

方寸不亂

香港金漆招牌

中秋吃過月餅，急急散貨「分贖」，要知道，中秋一過，月餅就貶身價了，現在是「懼糖新世代」，不單長者要控制血糖，年輕人也改變了飲食習慣，少糖少油觀念下，月餅只留下儀式感而已。以前，未曾刻意買過月餅，即使偶有幫襯，也只是業務需要，或給相熟餐飲從業員的人情；現在有人向我推銷送禮用月餅，一講「送禮」便硬釘，如今年長輩分高，「送禮」也不知該送給誰。

中秋月餅市道如何，不是靠我們這些家庭用家，而是靠商務送禮，有生意才有「禮尚往來」，中秋送禮月餅只是引子，重點還附有名貴茶葉、松露、紅酒、白酒等，送禮毫不簡單；如今經濟不景氣，送月餅都招不來生意，也沒有聯繫上下游客戶的需要，送禮都不知該送給誰？今年「送禮大軍」偃旗息鼓，靜看風雲變，市道差可想而知；儘管經濟不景氣，大機構還有向員工送贈月餅；銀行也會向尊貴客戶送禮，不過品質也大縮水，客戶一看月餅的級數，就知道自己的資金，未來重點應該放哪裏了。

不管社會經濟如何，民間月餅消費還是需要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廣月」受全國歡迎，而廣東居民更喜歡「港月」，香港月餅是金漆招牌，集團連鎖店的月餅，質量有保證，衛生製作有規範；酒店品牌的月餅，包裝設計精緻貴氣；甚至小餅店自己做的月餅，口味多變有特色。較早前，上海朋友乘乘港滬之便，花很多時間在超市打轉，她的觀念是，香港食品對原材料有要求、安全檢測做得好，因此對香港食品質量有信心，買了香港月餅回家過節。

最近內地網紅推銷的一款「香港月餅」在內地網上大賣，引起了軒然大波，該款月餅以「香港月餅」為概念，請來香港知名藝人站台，以標榜其香港特色，然而香港市面上並沒有該款月餅出售，香港人對該「香港月餅」未有所聞。此番操作是否涉及虛假推銷，現正調查中。

世界在變，鄰近地區在進步，其超越速度之快，有時令我們迷惘，看不到自己。

此事或許帶給我們一個啟示，香港幾代人建立的「金漆招牌」，貨真價實、檢測嚴密、質量有保證，仍然是我們的優勢；「香港招牌」在風雨中仍然堅固，有待我們自己珍惜、維護和發揚光大。



連盈慧

牽袖乾坤

蓮子蓉變黑豆蓉

約莫農曆七月中秋月餅上市期間，因為聽信口碑，頭一次帶幾個朋友到某傳統美食店晚膳，一個身材苗條容貌娟好的女侍應便立即親切到像歡迎老顧客般飛身搶前給我們打招呼；搶前，是因為看出她刻意攔阻了另一個更先發現我們的胖女同事，同時她得意地輕輕閃電橫一眼那女同事後，隨即帶引我們到一張大圓枱，快手快腳拉好座椅和換枱布，以純熟的手勢笑口嚙噬擺好杯碟茶具說：「這裏近窗可以觀看風景，不錯吧！」

待我們坐好後，她笑逗朋友3歲的小兒子說：「小寶真乖，人好可愛啊！」看到朋友笑了，又說：「好啊，幾位先生太太是一家人嗎？沒見過面呢，住遠也來光顧，好賞臉啊！」

隔兩秒不見有人答話，接着又說：「快近中秋啊，到時大家一定有很多節目啦，準備買什麼月餅呀？」說着，一邊從圍裙袋裏掏出幾張七彩餅單分別派給我們幾個朋



王欣

欣有靈犀

愛一座城

這幾天身在蘇州，經歷了一場颱風「貝碧嘉」，颶風由上海浦東登陸，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高達14級，據說是1949年以來登陸上海的最強颶風。蘇州人對自己的城市非常自豪，接送我的司機特別自信地說，蘇州是福地，蘇州政府也積極有為，任何颶風都不會對蘇州造成什麼大的影響，讓我不要太過擔心。

此次「貝碧嘉」登陸，上海及附近受影響城市的政府也十分關注，實時監測颶風路徑並向市民發布最新消息，亦作出善意提醒，告誡大家盡量不要外出，體現政府氣象部門和相關部門的工作態度嚴肅負責。

這讓我想起香港，颶風是香港人習以為常的老朋友，每次颶風天還未到，香港各大新聞平台和社交網絡全都充斥着「風暴」的訊息，香港天文台也成為市民最關注的政府部門，天文台的「一舉一動」都被媒體放大百倍，若在公布颶風級別上有一丁點兒的時間「誤差」，就很可能會被大批網民進行嚴厲的批評和指責。因此，近年的香港天文台，像是一位喋喋不休的老者，在颶風天和雷雨天，時不時就會推送信息給市民，提前預告天氣的下一步發展情況，尤其是8號風球和黑雨天氣即將到來之前，政府會結合市民上下班、學童上學放學的時間來釐定究竟何時公布「停工」、「停課」指令，務求方便大家有足



作者供圖

母親雙手的溫暖

話說在整個新冠疫情三年多時間裏，自己從來沒有因被感染而患病。當然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我這麼厲害。但這個紀錄，終於在早前去美加探親的時候被打破了。

這一次旅行探親，主要是去兩個城市，美國紐約及加拿大多倫多。

還記得在多倫多第二天，我的弟婦已經有咳嗽症狀，外甥女的女兒也同樣有點不舒服。我們以為她們只是一些傷風感冒而已。未料三天後我們由多倫多回到紐約，我的大家姐也開始咳起來，但不算很嚴重。再過多一兩天，我自己也感覺到喉嚨有點不對勁，但又沒有咳嗽，很快我就開始感覺身體有點神經痛，也沒有了胃口。其實神經痛以前也曾經試過，不過這一次來得比較嚴重，整個身體除了四肢之外，亦在不同位置不久地會痛一下。這讓我夜晚睡覺的時候更加辛苦，因為當擺動身體時，要用手撐着床借力，身體才可以轉身，即使如此，我也一直認為是重感冒。

第二朝起床，我嘗試找新冠檢測劑測一下，結果證明，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急忙告訴正在家的大家姐，叫她也檢測一下，不出意外，她同樣也是兩條線。但若論症狀，比起我的周身難忍的神經痛，大家姐其實只是有點咳嗽而已，而我則幸好沒有發燒及咳嗽。

我另一個家姐知道我不幸中招之後，立即嚴令全家人戴口罩，特別是我的母親。其實我們都不想她受到病毒的感染。

這裏也要感謝在美國的一位朋友，他當晚便帶來非常昂貴的新冠特效藥給我吃，兩天之後再檢測，已變為正常。

整個患病過程相當短，但卻讓我感受到母親的溫暖。因為當時防疫的考慮，我自己一個人住一個房間。她久不久就會到我房間問我：「辛不辛苦？」我知道她看見自己的兒子患病也很心痛，但又不可以接觸自己的兒子，雖然我不想讓她靠近，避免傳染的風險。但她依然嘗試來到我房間，用雙手摸一下我的腳，才安心。

這種有點距離的身體接觸，對我而言非常溫暖。

好在這一次很快便康復，沒有令到家人太擔心。所以大家平時也要好好保重自己，要身體健康，倘若身體抱恙，最為擔心我們的就是父母了。



雷定茂

金秋野果馬藤包

沒有什麼能讓一個人像愛童年的快樂一樣愛得那麼深。老家的山林有許多故事。蜿蜒的山路，每一個上坡和轉角，長滿了記憶。茂密的叢林裏，能動的、會叫的、芬芳的、腐敗的、安靜而又靈動的。山野特有的氣息，美麗、溫情、神秘，常常潛入夢中，梯田上刺刺的茅草，茅草中團狀的鳥窩，沙壩中的不動聲色的陷阱，陡直的黃竹溜坡，老舊的聒噪的蟬，兇猛的碩壯的馬蜂，在恍惚中紛至沓來。

四季輪迴，山林中的野果享用不盡，黑黑的子蓮木、磨沙口味的木葉果子、金燦燦的布箕甲、滑溜的山棗、苦澀的胡茶子、澀澀的糖梨、樹身多刺的山楂、厚實的野橄欖、酸甜的山桐子、微辣的香藤包……這其中，馬藤包以蓬勃的生命力，豐富的產量，老少咸宜的淳美口味，佔據着重要角色。

馬藤包，也叫牙(野)藤包、野木瓜，學名五葉木通，形狀如牛舉丸，有些地方乾脆形象地稱之為牛哈卵，閩南話叫烏蘭叭，北方的類似品種叫八月炸。叫法不同，意思一樣。馬藤多生長在臨溪的斜坡上，混雜在灌木叢中。夏季開花，紫色花簇在綠色中星星點點。馬藤包果實未成熟時青

綠、堅硬，多兩三個成掛懸結。9月、10月份成熟，表皮由青轉黃，長橢圓形果實變軟，兩端圓，中線凹陷，略呈腎形。剝皮後，肉質外形呈蜂巢狀，漿汁纏金絲，入口柔軟，甘甜淳美。黑籽多，橢圓稍扁，可榨油。馬藤性野，生命力極強，藤蔓到處，枝葉繁茂。果實成熟時，人們只需在田埂、溪邊遊走，便可搜尋成熟的黃色馬藤包，一旦看見了，扒開藤蔓，鑽進去灌木叢，手腳並用，攀爬採摘。灌木叢看起來低矮，似乎觸手可及，實際上人鑽進去後，才發現那些馬藤纏在樹上，離地數米高，手根本夠不着。得想辦法爬上樹，拉扯枝蔓，一點一點地拖近，扭絞果柄物下來。摘馬藤包要懂得觀察地形，知道如何借力攀爬，否則果實再誘人，你也只能在低處乾瞪眼，或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摘得一個，費時又費工。其次，植物和人體一樣，有感覺、會說話，人踩在樹幹上，晃悠悠，懸乎乎，能否承受體重，山裏人一試便知。借助藤蔓與樹枝的牽引力，找着力點，人像猴子一樣在灌木叢上移動。馬藤生長的地方必然長刺藤，採摘的人被刺扎到是常事。懸空採摘除了要避開刺藤，有時得兩腿分劈，雙手放

空，顫抖着保持平衡。有時雙手懸吊，拉單槓般，輪換雙手靠近。採摘者的身體以各種姿態攀附在藤蔓上，彷彿回歸到了遠古時代。就地取材製作一個鉤叉，延長手臂功能，夠着果實的藤柄，鉤叉先扭絞幾圈，再用力一扯，馬藤包便掉了下來，但是這樣容易損壞成熟的果實，或者果實直接掉落溪澗。經常會出現一種情形，當你奮力抵達，終於將馬藤包折在手時，才發現有些果實早被鳥或松鼠吃過，形成了破損。但你通常不至於完全白費力氣，因為那些三兩個一掛的果實，鳥獸們往往只吃其中一個或兩個，其它卻是完好的。這種情形令人思量，鳥獸啄食留有餘地，未嘗不是一種生存智慧。

馬藤包好吃，自然採摘的人多。電商流行後，不少人專門採摘馬藤包，放在網上售賣，這讓人上山採摘有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得往林深處尋覓，一旦找到人們遺漏的處女地，往往一株樹或者一處灌木叢便可以大獲豐收。爬上去採摘的，樹下接應的，笑喊聲、指示聲，現場馬上成為豐收的樂園。今天的山林還是昨天的山林，今天的山林又已經不是昨天的山林。山和人一樣，似乎一成不變，但又昨是今非。



伍朵朵

琴台客聚

中秋夜讀書

今年的中秋節依舊是一個人過的，依舊過得很懶散。

與往年兩樣的是，新鄰居阿秀帶着她的兒子上門來借書了。白淨纖秀的孩子斯文有禮，與他黑瘦小巧但開朗豪爽的母親阿秀有着不小的反差，一問，孩子叫關祥寬，才15歲，喜歡看小說，尤其喜歡看懸疑和驚悚小說。我便找了愛倫坡的書給他，他又在我的大書架裏尋出幾本自己感興趣的小說。祥寬是極有主見的，對於我和他母親推薦的書，都要大略地翻一翻，才決定要不要看，最後給我留下月餅和水果，抱着一摞書禮貌地向我道別。

臨別時，阿秀說讓祥寬多讀書，將來也多了呆呆阿姨一樣當作家，我便笑：讀多了書倒不一定要當作家，但肯定可以多一些文化的修鍊，多提升一點思想的深度，將來在追求自己心儀的女孩時，說起話來可能會多幾分幽默有趣，追求

成功的勝算更大。

阿秀和祥寬的來訪令我這個平常的節日多了幾分喜悅。

待祥寬帶着靦腆的笑容和阿秀一起離開後，我想起自己小時候也是愛讀懸疑驚悚小說的，夜裏看完《福爾摩斯探案集》之後，還會害怕地把書扔進小木箱裏鎖好，生怕書裏的壞人會跑出來。後來隨着電子科技愈來愈發達，有了電子書，讀到害怕時只需把電腦或者手機一關便是，再不用扔到箱子裏鎖起來了。

愈來愈多的人開始讀電子書，讀紙質書的人便愈來愈少了。當然，又豈止是紙質書，喜歡讀書的人也愈來愈少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無論走到哪裏，皆是抱着手機的人在刷短視頻，視線黏在屏幕上露出一臉癡傻的笑容……我想到從前那些愛看紙質書的人，他們在看書的時候眼裏是有光的，紙上文字裏的一切都能讓人冷靜地思考，思考

能令人的眼睛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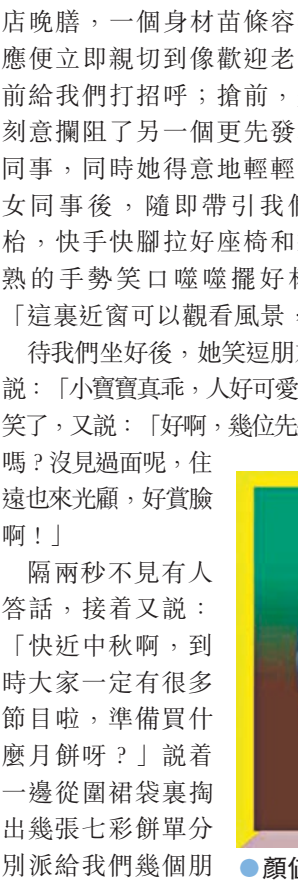
我本來是不想吃月餅的，阿秀和祥寬來借書時送了月餅，中秋的晚上我便擺了水果，開了月餅，就着明朗的月色，很應景地讀了幾頁董橋先生的《舊時月色》。

董橋在《南山雨》一篇中寫到他的老友申石初讀他自己手抄的詩集，申石初說：「這些詩寫得清爽，唸起來舒服，苦悶的時候讀讀詩詞，日子會變得漂亮些！」申石初在董橋的記述裏是位飽學之士，但到死也未成過名，董橋筆下的申石初來自上海，他是「清貴」的，「一點不帶上海人的闊氣和喧鬧。」而當下我們大多數人都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忙碌奔波，在拚命追求「闊氣和喧鬧」，又哪裏還肯花時間和精神去讀書，去讀自己的日子變得漂亮些？

所幸，我的身邊還有着祥寬這樣還在讀書、還在讀紙質書的孩子，而我也還能夠在中秋夜的月色下，遠離喧鬧，安靜地讀一本舊書。



顏值不是銅店之寶？



作者供圖

友過目，一邊指點着餅單說：「我們今年推出好多新款月餅呀！」「有這個，有那個，而且優待客戶，現在落單的話，還有六八折呢！」

蓮子蓉那張臉笑得開花一樣燦爛，發覺大家沒什麼反應，開始有點感到沒趣，臉上肌肉忽然閃電般收緊，轉眼看到距離丈遠大門外有新客人進來又馬上飛身撲去接待了。

一個朋友低聲笑對我們說她有推銷飢渴症之後，大家才猛然醒起剛才只顧聽她連串道白，居然忘記吩咐她開茶，朋友揚手叫她，在我們那邊剛變了黑豆蓉的蓮子蓉，只回頭冷看了一眼，已借雙耳陳雙耳在那邊歡迎新客了；還是由最初那個胖女侍應主動過來給我們落單。

朋友說身材苗條的蓮子蓉，很可能店主還以為她顏值好容易吸客，侍應個人推銷應節月餅或者另有獎金，才容易觸發美麗的僱員變臉，殊不知因此而流失顧客，店主還蒙在鼓裏。服務態度如何不重要！